

# 大可不必割席断交

——《世说》说(五)  
公羽



典籍寻微

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驾过门者，宁读书如故，歆废书出观。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世说·德行第一》

割席断交的成语就是由此来的。华歆与管宁为同门师兄，二人与邴原并称“建安一龙”，华歆为“龙头”，可见华歆在才学上并不输管宁。华歆生逢乱世，先后在孙吴、东汉灵献、曹魏时期为官，是汉魏时期的文学家、名士、重臣。华歆为官甚得民心，有令名，也清廉高洁，拒收礼金，禄米全用于接济亲友，家中存粮

天气预报挺准。1月30日，洁白的雪花纷纷扬扬，从彤云密布的天空簌簌落下。我如约赶到了距市区20多公里的延津县榆林乡袁河村。

听不少人说，市委市政府督查局派驻到袁河村担任村党支部第一书记的宋玉涛干得不赖。

来到村里，几经打听，终于在一处闲置院子的堂屋里见到了宋玉涛。他，年过半百，精干强健，双目发亮，精神焕发。我像到了自己家似的，不打招呼，很快把几个房间转了一遍。不用问，这里既是玉涛住宿做饭的地方，也是他办公议事的场所。

我想见几位老乡，宋玉涛拉着我便往外走。在这愈演愈烈的雪舞中，我仿佛听见了寂静中恢宏的交响乐，看见了时间最温柔的凝固——一个崭新的袁河村正在被重新雕塑。

短短10多分钟的路程，玉涛如数家珍，一口气说出一连串数字：这个村有6个村民小组，285户，1306人，3300亩耕地，5个村干部，27名党员，14名村民代表，29家低保户，34个残疾人，还有1个环保设备厂，2个农副产品加工点，2个种植专业合作社，2个农机合作社，2个村超市，2家养猪专业户，18家养羊专业户，2家养猪专业户，1家服装代加工户，大型机械50台，牛130多头，羊800多只，机井103眼……我停下脚步，再次把这位在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磨砺了几十年，并多次被评为先进的壮汉打量了一番，想起一件往事。那是新冠疫情防控期间，他被派到一个社区值班，这个几千户的地方到底有多少户多少人，连居委会工作人员都说不清，没有几天，宋玉涛便搞得一清二楚。“玉涛，知道你记性好，不知道有这么好。”是啊，这不是记性好，而是心性，村里的方方面面，百姓的衣食住行，是玉涛心头的牵挂。

从2025年2月17日入村至今，宋玉涛以村为家、登门入户，通过拉家常等多种形式，与500多名群众进行了面对面的交谈。真心话，使他对昏昏冥冥的大小事了如指掌；对面锣，敲得袁河村男女老少个个心潮激荡；当面鼓，激起了干部群众新征程中绘就新图景的壮志豪情。

袁河村村民有个习惯，到了雨雪



故乡故事

长垣市城区正东8公里、孟岗街道西北1公里处，有个叫郟楼的村庄。蹉跎的是，这里从古至今从未住过一户郟姓人家。这个村名的由来，竟与11公里外南蒲街道的郟楼村有着不解之缘，背后藏着一段跨越数百年的垦荒建村往事。

明朝初年，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浪潮席卷中原。一支郟姓人家辗转迁徙至长垣，在今城区西南3公里处定居扎根，这便是如今的郟楼村。迁垣郟氏始祖为郟某，其族人勤耕不辍、崇文尚礼，家业日渐兴旺。明清时期，郟氏家族更是传下了“三代四进士”“七世居朝官”的佳话，兵部尚书郟光先、郟永春、郟猷珂等名臣皆出自此族，显赫一时。

数年后，郟家愈发殷实，遂于郟楼村东北11公里处置办田产一处，便是如今郟楼村的辖区范围。彼时此地沙丘遍野，沟壑纵横，荆棘丛生，荒无人烟，却紧邻春秋先贤遽伯玉的故里——伯玉村，两地相距仅2公里。当地素来民风淳厚，享有“君子之乡”的美誉。这清和厚道的乡土气息，让郟家决意在此购地置业，并于明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兴建一座储粮护田的砖木小楼。此楼因青砖厚墙、工艺扎实，且历代均有简易修葺，竟存续300余年，直至1952年因年久失修被拆除。

田地购置后，郟家雇请张二省前来耕种。始祖张二省遂携一家老小迁居至此，搭起简易草屋泥棚，兼顾存粮草、养畜禽、置农具与人居住，就此安身立命，扎下根基。他一家披荆斩棘、平丘整地，日夜辛劳、耕耘不辍，终以双手将荒原垦为沃土，家道日渐红火，人丁愈发兴旺。然而好景不长，彼时战乱频仍、灾荒不断，土匪横行乡里，

不足十斗，反对劳民远征，主张“以民为基，修文德止征伐”。华歆在后世最让人诟病的是参与抓捕伏皇后一事和公元220年主持受禅仪式，助曹丕篡汉。但历史上真正的华歆与《三国演义》中的形象区别甚大。管宁是三国时期的隐士，一生没做过什么事情，很符合孔老夫子“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原则。

管宁因锄菜见金和出门观官员仪仗而与华歆“割席分坐”，怎么看都是有点小题大作。一个人地里刨食见片金，拿起看看实属正常。“与瓦石不异”反而异样。有大官过门，鼓乐喧天，看看热闹也证明不了这个人品质就有问题，想做官只要走正道，也



有感而发

天，总爱三五成群聚到路边的大棚里，各自拎一点花生，边剥籽边聊天。

那天，棚外冰天雪地，棚内暖意融融。剥掉的花生壳塞进铁炉子里熊熊燃烧，把围坐在炉旁的八九个农民的脸庞熏得通红。我简单介绍一下自己，还等等我问，袁和庆、袁保万、袁和科、陈素朵抢着夸起玉涛来。“第一”“真好”“亲民”“爱民”“为民”“惠民”成了村民的高频词。袁和庆还打开手机录制的视频让我看，只见玉涛在街门口抱起一个小姑娘，旁边尽是端着碗吃饭的人们。小姑娘“末爷爷好”的喊声和在场群众的夸赞声，久久萦绕在烟火氤氲的大棚里。

村民讲起玉涛的故事，一串一串的，把村里来的这个驻村第一书记几乎夸上了天。

说的也是，琐事上不含糊，小事上有温度，是宋玉涛的鲜明品格和特征。村民袁峰聊妻子患有乳腺癌，袁光刚的老伴儿得了子宫疾病，几个重度残疾人生活困难情况，他比谁都记得清。一年来，村里12件红白事，他和袁保文等几个村干部从没缺席，到场看看、随个小礼、不当宾客、下手帮忙、因势利导、宣传政策、移风易俗，早已成了习惯。哪家盖房搭棚、修整院落、拉线埋管，只要是他知道到了、看到了，都要搭把手，打小工、亲自干。你看：玉涛和脱贫户袁江卿不分昼夜搭帮浇过籽；在袁和利家修补水坡时搅拌浆与混凝土；同村民袁和香一道帮郟装运；与村民袁和龙等人一起剥过花生种；同村民袁和启一块儿卸土平整田间前路；与村民袁和庆一起拾粪运土；同村民袁和旭一块儿下地翻过红薯秧；帮村民袁和德代写过为孙子申请助学补贴报告；帮村民袁保勋维修农具；到袁保彬的养牛场喂过牛、拌过料；同群众一起学习、签订过禁种铲毒承诺书；和工作人员一块儿填写过上报的各种信息统计

# 郟楼村的来历

张福东

世道动荡。辛苦种下的庄稼屡遭抢掠，粮食难以保全，一年下来收成无几，一家人的生活难以为继。

眼看田产与耕者的安危受胁，郟家决意出资产，委托张二省牵头，在其居所旁兴建一座3间6层的木楼，专门用以储粮、避战乱，守护田间庄稼。建楼开挖地基时，意外掘出一通刻有“风调雨顺”的石碑，当时便被移至尊部楼村村庙中供奉，只是这座村庙，如今早已不复存在。

这座由郟家出资修建的小楼，是当地颇具特色的建筑：青砖砌筑、砖木结构，为凸顶方形形制；内部设木梯直搭6楼，每层东、南、西三面皆开窗户，采光与视野俱佳；楼顶四周设有矮墙，唯南边墙面高低错落，形似城牆垛口，兼具防御与瞭望之能。站在6楼凭窗远眺，四周庄稼尽收眼底，一旦发现土匪滋扰、灾情突发等异常，便可及时应对。楼体实用性极强，既能存粮、住人，又可防盗防抢；黄河泛溢时，还能庇护周边村民。清末饥荒年间，楼内储粮充足，周边村民皆借此渡荒，当地也因此留下了“郟楼不饿”的民间谚语，成为佳话。

楼房建成后，张家人得以在此安居度日，春耕秋收、生生不息，人口日渐增多，便陆续分家设院，分宅另居，渐渐形成一处小村落。因这座标志性的小楼由郟家出资修建，土地亦归郟家所有，外村人便称这里为“郟家楼”，久而久之简称为“郟楼”，村名就此固定。清代手抄《郟氏族谱》中，亦清晰记载了这段置地建楼、成村立寨的始末，只是未载明后续田产与楼房售卖的具体时段及细节。

多年来，村中最初仅有始祖张姓族人定居，后有附近冯湾村的一户冯姓人家，因与张家世代交好，结为挚

不是什么罪过。孔夫子周游列国也是“跑官”，但目的光明正大，就是想推行自己的治世主张，挽大厦于将倾。特别是从后来的实践看，华歆在任尚书郎、豫章太守时，很受百姓拥戴。虽然见片金“捉而掷去之”，但华歆为官并不贪财。华歆离开东吴到东汉朝廷做官时，同事好友赠送巨额钱物，华歆开始并未拒绝，而是先全部收下，并记上姓名，临行前以“单车远行，怀璧为罪”为由，全部退还。所以，“捉而掷去之”，又能说明什么呢？看官过境的热闹也不妨碍他为官的令名。再说曹丕篡汉与华歆也没一毛钱的关系，这件事曹操已做足了功课，曹丕则略施微力，水到渠

# “第一”书记

毛德胜

表；硬把自己列入过秸秆禁烧值班名单；常挽起袖子带头参加整治环境、打扫卫生的劳动；连村里超市食品安全隐患排查、垃圾费的收取、农药和喷灌设备的发放，也总少不了他的身影。玉涛还跑上跑下，联系驻军医院和地方医院医护人员进村义诊，先后为200多名群众和100多名上岁数老人进行诊疗，协调文化部门到村里演出。

在玉涛的眼里，群众利益无小事，点点滴滴总关情；百姓的呼声就是哨声，群众的需求就是号令，自身的言行就是回应；干群关系不是口号，而是田间地头的汗水、街头巷尾的问候；与群众同坐一条板凳，才能拉近心与心的距离；和老百姓能说到一块儿，才能听到最真实的声音；把大伙的烦心事当成自己的心头事，人家才会把你当亲人。宋玉涛的笔记扉页上端正正写着这样几句话：“干部脚上有土，群众心中不堵”“心系群众鱼得水，背离群众树断根”“群众是土壤，干部是种子，唯有落地扎根才能生长”“群众的笑容就是干部最好的成绩单，群众的满意就是送给干部最好的大礼包”。

玉涛深耕村里的烟火气，群众总念他的热心肠，这一切都汇聚起来，铸成了袁河村团结和谐的基石和振兴崛起的力量。我们的宋书记不仅在近民、亲民、爱民的细腻之处作出了榜样，而且在基层党建、发展经济、项目建设、农民增收、乡村振兴等大事上，更是出了大力、挑了大梁。“村党支部书记袁保健和村干部袁保文、袁保强、袁保丙接着又讲了宋玉涛如何组织带领大家硬化道路等几件大事。说到修路，这可是袁河村几代人的梦想。以前“道路不平，街巷无形，污水横流，雨天泥泞”成为这个村的常态。在无数个日日夜夜，他和袁保健、袁保文等人走遍了全村角角落落，实地测量，统计数据，绘制草图，撰写报告，协调马调。玉涛的赤诚、执着、精神感动了上上下下。在市委市政府督查局局长岳斌和市

成而已。其实我猜测，汉献帝可能也是真心禅让，因为他做皇帝也做得不舒心，甚至常常心惊胆颤，退下后做了山阳公，传说在焦作修武一带行医，名声很好，深受当地百姓爱戴。山阳公墓地至今尚存，民间世祀不绝。管宁以两件再正常不过的小事，居然完全否定华歆的人品，从后来的历史看，也相当武断。《板》《荡》是《诗经·大雅》中的两篇，后来用来指政局混乱和社会动荡不安。李世民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管宁和华歆一块念书时尚是“青青子衿”，是不是“劲草”“诚臣”，下结论似乎过早，正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所以“割席断交”似可缓行。

交通局及县交通、财政、农口、乡党委政府等大力支持下，终于将长750米、面积为3375平方米的修整硬化项目纳入了延津县2025年村道计划，紧接着又将村里长800米、面积为3160平方米的整治硬化项目纳入了县农业农村局村组道路计划，争取到非常难得的支持资金70万元。

修路期间，他干在现场，吃在现场，会开在现场。现在，这两个项目已全部完成，群众高兴得每天都要在光滑平坦的硬化路面上走几个来回。“党的惠民政策真是好哪，宋书记这个驻村第一书记的‘第一’也真没白挂。”村民袁和庆说着说着，泪珠从眼角滚落下来。如何让农民增产增收这个课题始终装在玉涛的心中。他多方联系，邀请中国科学院农田灌溉研究所的退休干部鄂大应到村里与农民座谈，推广种植高油酸花生。去年与外地农业科技单位签订了高油酸花生合作生产基地建设协议的15户村民在秋季雨雨不断的情况下，实现了花生高产。村里有70亩集体用地的租期到期，他引导村“两委”通过正规网络平台进行竞价招拍，公开公正合理，既提高了村里的集体收入，又赢得了群众欢心。

谈到今年怎么干，村“两委”干部说，宋书记在强建支部战斗堡垒、盘活现有集体资产、探索发展循环经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争取茅台酒原料种植基地、提升村庄治理水平、深化亲民爱民惠民等方面，都有一套成熟的思路。“最近，我们准备给市委市政府督查局送面锦旗。”交谈中袁保健还说，“不知不觉现在在宋书记来了一年了，到什么时候我们不能让他走！”

宋玉涛，足迹丈量着大地，深情映照初心，心中温暖着万家，担当践行着使命。一年间，他与袁河村结下的鱼水深情，就像涓涓无声的春雨，滋养着相互信任的土壤；他所干的件件都在托起群众幸福的实事，就像一座座连心桥，传递着党和政府对群众的温度。亲民、为党、惠民，不仅是他的理念情怀，更是他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有所作为的真实写照。

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袁河村，隔车窗望去，看那漫天飞雪。它们并非冰冷的过客，而是冬日寄给春天的书信，每一片都写着新生与希望的寄语。



乡风乡韵

从乡村出发，走在异乡的匠人大都是那些木工、铁匠、泥瓦匠等。进入农闲时节，他们要靠自己的手艺出去挣钱。一个时代的匠人就是这样，他们展示手艺的舞台往往是在异乡。

我现在还记得，刚入冬，那些从外乡过来的铁匠，就开始在村子里吆喝：“焊锡壶——打锡壶的来喽——”声音悠长而有节奏，一声押着一声。我看过他们制壶的过程，打碎的锡块放在一个带把的小锅里，在炉子上化，风箱吹着火苗，炉子旁是一个窝在细沙间的模子，熔化的锡水倒进模子里，翻新或者新打的锡壶很快成型。在相当长的年代里，锡壶是用来暖被窝、暖身子的。当夜晚来临，外边的寒风呼呼地刮，甚或小雪在窗外飞扬，这时候最暖和的就是被窝，是坐进被窝里脚蹬着温暖锡壶的享受。

一个家庭未必会有更多的锡壶，锡在乡村是不好找的，要慢慢地积攒。往往一个家庭只有一把锡壶，被窝要轮流着暖，一个被窝暖热了，再放进另一个被窝，最后放着锡壶的，可能是家中年纪最大的老人的被窝，也可能是最小的孩子的被窝。如果锡壶的温度变低了，会将锡壶在炉子上温一下。刚烧热的锡壶要用一块布包着，太热，怕烫伤了脚和身体。乡村的冬夜，是被一把锡壶暖着过的。

我对锡壶情有独钟。从我记事起，家里就有一把锡壶，它无数次暖过我的被窝。后来我们家又多了一把锡壶，是奶奶不在后留下的，那把锡壶成了父亲的专用。再往后，有了电热毯，有了电暖气，有了空调，父亲在冬天还会用奶奶留下的锡壶，那把锡壶他不舍得丢。前几年，父亲离开了人世，家里的锡壶我们还一直存着。

现在，很难听到打锡壶的吆喝声了。木匠在乡村匠人里阵容最大，曾经的那些时光里，在每个村庄似乎都能看到那些行走的木匠，随时会听到锯木头和刨木头的声音。我们家的几件老家具，都是这些行走的木匠打制的。有一年，我们家要打一个架子车，从豫南过来的两个木匠住到了我们家，除了架子车，还给我们家做了一个方桌、一个柜子。但架子车做坏了，他们量错了尺寸，做好的车厢比正常的窄了几厘米，放在车轴上空荡荡的。好长时间我们拉着架子车出去，都会引来好奇的目光，不断有人问，你们的架子车怎么像个怪物？父亲的回答总是，既做成这样就算了，况且也不耽误使用。两个木匠提出要重新为我们家做一个，可重做需要木头，他们又主动提出让扣他们的工钱，我们家没扣，木匠离乡背井的不容易。那辆架子车我们



人间真情

时间过得真快！

恍然间，著名语言学家贺巍先生已经离开我们3年了。在我的意识里，他还该走，应该再长寿些。

我最后一次见到先生，是2019年的初秋时节。其时先生与妻蔡秀珍(曾任中国科学院行政管理学所婴幼儿园园长)已经入住北京福山寿海养老院。在前往探视的路上，我收到先生的微信，告诉我详细地址。

我清楚记得，由于导航有误，我们迟到了。已经85岁高龄的先生在养老院大门口等了一个多小时，儿子贺加几次劝他回屋休息，他都不肯。当与其大侄子广卿知道这一切后，感动得一个字都没说出来。

我给先生带来了几本有关贺嘉的书，他异常兴奋。他不顾疲沓，沏茶让座，问这问那。他问道：现在文庙的情况怎么样？那里是先生早年念书的地方。我如实相告：只保留下来一个大殿和两棵国槐。先生没说什么，似乎陷入了沉思。不一会儿，先生说，这里的绿植非常好，我要你们转转看看。他告诉我们，自己每天都要在这绿色的长廊中走上几个来回。这里原先是一个五星星级酒店，非常宜居，有几棵珍贵的花木，先生如数家珍，讲述它们的传奇故事，我们听得津津有味。

中午在养老院餐厅里就餐，是先生提前安排好的。除了先生老两口，还有他儿子两口和先生的重孙女。

2002年8月份，我到北京出差，特邀广卿一同前往。先生住在中科院社科院家属院，没有和儿子一家住在一起，家里只有老两口，清静得很。住房面积100平方米左右，清雅整洁。我特意来到先生的书房观摩学习，并询问先生退休以后的生活。他除了兼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兼副秘书长，中国地方志协会常务理事、常务副会长，《中国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之一，偶尔还要到中国社科院和青年学者就语言学的课题研究进行交流座谈，更多的精力则放在篆书的研究上。先生说，现在写行书、草书的人太多，写篆书的人太少，于是他专攻篆书一体。临别，先生特意送我几幅篆书作品。

在北京，两次和先生在一起，我有一个突出的感受，那就是先生的礼贤下士、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没有名家大腕儿的派头，没有居高临下令人畏服的架子。交谈时，他总是笑而不语，娓娓道来。就餐时，他总是帮你夹菜，生怕你吃不好。而先生自己从来不多吃一口。他不抽烟，一盅小酒喝到底。先生的生活

家用了很多年。父亲和母亲的善良感动了他们，一年后木工再次回到我们村庄，执意为我们家免费做了两件简单的家具，我至今还在使用的一个三斗桌，就是那年做的。

在冬天，我更喜欢的还是铁匠铺，那些火苗、火星，让我特别想靠近。尤其到了晚上，我站在黑夜里，看着铁匠铺里的火光，打成的铁器摆在炉子的旁边，火星在铁器上渐渐熄灭，就像在演着一场电影，人物和场景都在。夜渐渐深了，铁匠炉才安静下来。少年时代的冬天，每年都能等到他们，每一家好像都要打的东西，所以铁匠在一个村庄要待很久，一个村庄结束了，才移到另一个村庄。我追随铁匠去过另外的村，看他们在另一个村里的炉火。我不知道究竟想看到什么，可能我始终有一颗浪子的心，羡慕他们无拘无束的生活。

然而，眼下这些匠人早已不再是乡村的风景，很难再听到铁匠铺的叮当声，木匠的身影、打锡壶的吆喝声也从乡村消失了。现在从乡村出去的打工族中，工资相对高的，是那些持有电工证、焊工证的人。

其实，我也是一个手艺人。我没有学成木工和铁匠，多年后成为一个在纸上、在电脑上码字的人。在几十年的修炼中，才知道做一个手艺人着实不易，做到出色更非易事。我的这门手艺是从写给母亲的一首诗开始的。那年春天母亲不在后，看着栽在母亲坟头的树慢慢生根发芽，长出叶茎，我写出了人生中的第一首长诗《母亲的坟冢》。后来我又写下过很多行的诗、很多的小说和散文，我忽然感念，这门手艺是母亲给的，是在冥冥之中对我的指引。多年来，我在码字的路上苦苦修行，把装在心里的东西陆续写出来，深知做一手好手艺是来自内心的酷爱，不单单是手艺的收益。

想起一个傍晚的钉鞋摊，可能不会有人来钉鞋了，钉鞋师傅还固执地坐在胡同口上，在平静地等待。我在他摊边的麻凳子上坐下，看见他手边的小本上密密麻麻地记着什么。他告诉我，那是数字，是他的记录，他今天再钉一双鞋就钉够1万双了。我问他是多长时间的数字，他说，很多年。我说，你为什么一直在等？明天不行吗？他说，今天是他的生日，很想钉够这个数字。我转身回家跑，掏出一双鞋，那双鞋有一点点开胶，原本穿一段就打算扔掉了，我让他把那双鞋修了。

我起身离开，他叫住了我，说，我认识你，你是个写字的人。我说，我们一样，都是靠手艺活着。他看着我，我会买你的书，你说，我们都是手艺人，我要看看你的手艺。

夜幕里，他弯下腰，收拾着摊子。

# 怀念贺巍先生

贺明海

习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还有一次，是2002年的春天。那时先生刚刚退休，要来老家走走看看。当时我正好在先生老家的镇政府工作，尽地主之谊是分内的事情。

先生回京后，寄来了他的语言学著作《获嘉方言研究》《洛阳方言研究》《中原官话课本》《洛阳方言词典》《官话方言研究》等，随信还寄来一幅篆书作品，内容是林则徐诗“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落款处竟写下“明海学兄雅正”几个字(我们的第一学历都是汲县师范)，弄得我20多年都不敢示人。最近我创建了“明海书院”，在“名家题赠”区域才将这幅作品挂在展厅里。

回想与先生的三次紧密接触，我真切感受到了先生的性格美，他的品格与智慧充满了魅力。与先生在一起，他从不炫耀自夸什么，从无得意洋洋之态，也无炫人尤人之语，他从不谈个人成就，也不说别人的坏话。这一点他和夏衍先生很相似。后来，我主持编写《获嘉艺文》一书时，必然要熟悉先生的更多材料。于时我重读先生的语言学著作，阅读先生的随笔《京城记事》一书，从而得到了先生更多的信息。他曾任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副所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方言研究室主任、《方言》杂志主编。从上世纪80年代起，他多次到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10多个国家讲学访问交流。在台湾学界他影响巨大，台湾清华大学教授曾带领研究生专程到先生的老家访问座谈。

先生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与侯宝林、罗常培、丁声树、吕叔湘、李荣、吴晓玲共事，但在与我的多次交谈中，一字未提，从不显摆。相关资料显示，1992年先生就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提出了具有重大影响的汉语官话方言分区理论等，并对汉语方言语法研究、汉语方言研究的发展提出了独到见解，对汉语方言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汉语方言研究领域的一座高峰。

斯人已去，风范长存。对于先生，我们只能仰望，对于后学，他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最值得珍视和继承的。

